



金志国 著

雪域 山水 藏地人

我的西藏生活

中国藏学出版社



雪域
山水
藏地人
我的西藏生活

金志国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域山水藏地人: 我的西藏生活/金志国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 - 7 - 5211 - 0148 - 5

I. ①雪… II. ①金… III.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6229 号

雪域山水藏地人

——我的西藏生活

金志国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52 千
图 片 53 幅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211 - 0148 - 5/I · 173
定 价 6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金志国

童年进藏，在藏生活工作 30 余年。
2003 年调北京，从事涉藏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有影响的西藏作家，
发表《梦，遗落在草原上》《黑香獐》《水
绿色衣袖》等中短篇小说及大量诗歌散
文。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

个人小说选集《永恒的山》被译
成多种文字发行，主编多部西藏当代散
文和纪实作品。

引言

西藏地处地球上高高隆起的青藏高原，它蓄天水以成江河，固地水以成冰川，山川壮丽，山河锦绣。亚洲的大江大河多源自这里，甘泉洌水养育了众多的生命，被视作生命之源。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系自西向东横贯西藏全境，境内雪山交叠，河湖遍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域最为广阔的高原。这里拥有地球上最高的高山，最深的峡谷，最大的冰川，最高的湖泊，最壮观的草原雪山，最别样的人文景观，世人对这片高地充满了想象和敬仰。

青藏高原生活着我们人类的杰出群体，代表人类据守在这片地球上最高的陆地。他们把人类坚忍顽强的意志发挥到了极致，在大地缓缓上升的过程中经受了大自然无休止的考验，他们不停地认知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尊重每一处山水，呵护与之伴生的飞禽走兽，顺应天时四季，成功地在这片最接近“生命禁区”的地域繁衍生息，并伴随着这块陆地的抬升而发明出了适应这块高地环境气候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高原民族文化，拓展了人类和自然相处的空间，丰富了人类的生存经验，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和世界上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一样，藏民族同样有过政治、疆域、文明的辉煌，千年以前，作为一种较为强势的存在，吐蕃王朝通过和亲、征战、物质和文化交流，对周边的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的精神和物质成果，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之中。显而易见的就是佛教的传入，一千多年以来，几经沉浮，外来的佛教占据了西藏人的精神信仰高地，如同喜马拉雅山的山体，牢牢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寺院、僧侣、无处不在的转经筒和经幡，时时刻刻向人们昭示着除了肉眼凡胎能够看到的现实世界，还存在着另一个一般情况下看不见的神和佛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色彩只在特定的情境和时间段显现，如高僧大德降生和活佛转世、人世间重大事件发生等。佛教的传扬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使西藏呈现出神话和俗话两种现实景观，而“神灵”对世俗无条件的支配限制了人性的活力和创造力，滞缓了西藏社会向现代化的迈进。

古老的西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然贯穿于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民族。随着古老中国的焕然变迁，西藏自然也开创了新的纪元。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社会所受到的强力震撼产生的巨变，是西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无法比拟的。世界意义的现代化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铺天盖地的在这里实现和交替，影响着、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面貌。四十年前，我们看到一处景观、一种行为方式，可以依据文献知识和经验，追溯它数百年前的形态，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只要三两年不见，就会强烈地感到星移斗转，除了天地如斯，人和物都非昨日。即便如此，还有不少没有涉足过这里的人依然想象着今天的西藏社会还是过去一、两百年间，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们向人们描绘的那种酷似欧洲中世纪的图画，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疑问和好奇。迄今为止，对于当代西藏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历程，一些人基于自身的需要，进行固顾事实、片面的解读和宣泄。无疑，这



对于一个民族全面、正确地对待飞速发展的世界和审视已经发生的过去和现实以跟上时代步伐是有害的。

作为一个外来者，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十年，我感到十分庆幸。这块神奇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以其特有的质朴，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的外貌和精神境界，在这里所感悟到的关于生命、关于人间世外，关于为人处世的理念和方式，弥足珍贵。就人生路径而言，也是一片我引以为豪的曾经到达的高地。这片高天厚土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奇妙的色彩，让人目不暇接。文中记叙的所见所闻，折射出的是西藏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个瞬间的真实场景和人物故事，呈现的不是西藏生活全貌。至于读者如何看待，另当别论。

无论怎样，巨变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不容置疑，西藏已走进了现代化的阳光里。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20 世纪 70 年代的故事 / 1

到西藏 / 9

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 / 21

我们年少时 / 45

死水微澜 / 56

第二章 辽阔雪域 / 65

徒步旅行 / 65

集体创作电影剧本 / 90

在那遥远的地方 / 98

草原神话 / 125

第三章 变化的年代 / 137

花环与梦想 / 137

欢乐林卡 / 143



乘愿再来 / 153

第四章 西藏童话 / 162

藏医传奇 / 162

马年转冈仁波齐神山 / 186

土林一夜和古格遗址 / 194

第五章 转山拜湖朝圣路 / 206

神山与圣湖 / 206

茶马古道 / 217

喜马拉雅南缘 / 237

绿色长廊 / 241

边关隘口 / 249

近邻 / 259

第六章 居家拉萨 / 269

生活片断 / 269

收藏西藏 / 276

天地物语 / 284

西藏情结 / 298

后记 / 301



第一章

20 世纪 70 年代的故事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离开故乡时的情景依然清晰地留在脑海里。

那是一个薄雾蒙蒙的江汉平原的早晨，古城沉浸在湿冷的空气中，城墙边一座土墙青瓦的小院里，清寂无声，院墙边冬青树墨绿的叶片上，敷着一层薄薄的冷霜，预示着严冬即将来临。从住家们低矮的双扇门里，偶尔传出老人们的轻咳，宣告沉重劳作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在院子深处一所两进的屋里，我的姨婆（我奶奶的妹妹），正凑在黄亮的油灯下，将一团布一层层解开，从一卷纸币中抽出面值最大的一张递给我。不管我父亲如何再三让我不要接受，最终这张五元钱还是被塞到我的手里。接着，我姨婆再一次叮嘱我父亲，让他要对我好，说你们家就这一根独苗，一定要培养成人，最后说，恐怕这一走就再也见不着了，说完又是一阵唏嘘。我坐在门边的小床上，望着外屋的一角，两条老式板凳还放在那里，不久

前，那上面放着我奶奶的棺木。这个棺材一直让我感到恐惧，从它放在那儿起，就是白天，我也不敢一个人进屋。现在那儿已经空了，它装着我奶奶，被埋在南山老家的坟地里。我父亲从西藏回来，既是奔丧，也是接我，很显然，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的我，因为奶奶的去世，转眼就变成了“孤儿”。告别了流泪不止的姨婆，随着父亲和表姑出门来到院子，我一想到将要和父亲奔赴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域，心中充满了惶恐，忽然之间，对生长于斯的小院油然而生起一种通常只有成年人才会有的留恋。

这座小院里住了六七户人家。最早这是一座城墙边的土地庙，后来四处流浪乞讨的人和卖苦力的山里人，慢慢把这儿当成了落脚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索性搬走了庙里的泥菩萨，在此安家落户，后来，又有一些人在近旁修房盖屋，再后来，边上又修起了一所幼儿园，这所院子及其相邻的院落和幼儿园的围墙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小巷。这条小巷弯弯曲曲，一头通向城里的街道，另一头傍着菜地和老树荒草延伸到城墙的南门。可想而知，住在这所院子里的人们，都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划分成分时，所有人家无一例外都是城市贫民。他们没有财富，没有更多的技能，只能干些诸如拉板车、贩水果、卖卤肉之类的劳力活和小买卖。我的姨婆就是夏天卖粽子、冬天卖元宵。小院子一年四季只要天光还亮，就难得消停。最有情趣的是夏天的夜里，在一片夏虫的争鸣声中，为了节省一点灯油，人们全都坐在自家的门口，一边挥动着蒲扇驱赶蚊蝇，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家长里短，抱怨度日的艰难，也有乐天一点儿的人，抿一盅小酒，抽一锅旱烟，对着围坐一圈的小男小女讲古摆鬼，讲到关键处猛咳一声，喷一口浓烟，吓出孩儿们一片惊呼，招致大人们一片责骂，然后哗哗大笑。随着夜色深沉，各家各户的人们又纷纷抬起屁股底下的板凳，返进门里，也不点灯，窸窸窣窣摸黑上床，院子这才沉寂下来。只有卖卤肉的人家的灶房里，大锅里的卤肉在微火的烹煮下，不懈地散发出香味，伴着人们



也许并不香甜的夏夜之梦。

我就是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这段时光是和我奶奶一起过的。记忆中我奶奶一直很老，实际上我记事时她才六十几岁。记忆中她永远是一双小脚，一头灰白的头发，一脸的皱纹。她永远也不闲着，好像也不得什么病。那时我父亲每月给我们祖孙俩寄 15 块钱，那个年月，应该说是够用的，但她仍一年四季手脚不停地忙碌。她在我们院子后面开荒种地，种点儿瓜豆小菜，因为种在路边，顺手牵羊的实在太多，收到手的果实远不能和付出的劳动相提并论，但她总是没头没脑地骂几句，仍然毫不懈怠地春种秋收。她到农村跟在麦收后耕耘的铧犁后边，捡拾麦子的根茬，拿回来当柴烧，那时城里供应的燃料是谷壳，虽说便宜，但也是要花钱的。到了冬天，她就一天到晚纺线，用的棉花有的是旧棉衣里拆出来的，有些是从摘收过的棉田里丝丝缕缕捡回来的，然后把纺的线拿到山里，请老家的亲戚帮忙织成布并用颜料染成黑色，再拿回来，她自己一针一线做成衣裤，我好像一直就穿着我奶奶做的粗布衣裳。大山里老家的亲戚农闲的时候会到城里来，进城对于山里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绝不会单纯为串亲戚而进城，而是附带着很多的事情要办，所以，我所见到的亲戚大多数是男性，女性亲戚往往是在奶奶带着我进山走亲戚的时候才能见到。进城的亲戚们自然是落脚我们家，他们用尖担一头挑着一捆木炭或烧柴，一头挑着一个箩筐，箩筐里装着带给我们祖孙的山地特产，东西当然不是一家的，是若干户亲戚凑的，有红薯、板栗、拐枣和野味，有时也会有一小袋粳米。他们一般要在我们家住个三两天，要把柴或者炭换成钱，然后买下各家托带的一应什物，再返回大山。每次他们来的当天，我奶奶总会给客人下一大把挂面，罕见地用菜油炝葱花浇在面里，香了满条巷子，不光我流口水，我看一院子的人都流口水。我多次听我奶奶跟我姨婆说起山里人们日子的艰难，难得吃到精米细面，每说到这些，总是唉声叹气。山里的客人走的时候，我奶奶总会不知从



什么地方摸出两三块钱，塞在他们手里。在我奶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节俭的美德。那时的钱太值钱了，两分钱可以买一大捧炒花生，五分钱可以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煮磨芋，一毛钱可以下饭馆要一大碗香喷喷的肉丝面。我姨婆卖的元宵，也才五分钱一碗，一碗四个大元宵，还免费喝汤，而且元宵是从馅开始一层层滚出来的，吃起来又瓷实又筋道。卖的粽子纯糯米红枣芯，包粽子用的是从山里弄来的笋壳，蒸出的粽子有股子清香味，五分钱两个。我常常到我姨婆的摊上帮她洗碗包粽子，作为犒赏，我姨婆有时会给我一两分钱，积攒起来，也常常可以买点小杂食，仅凭这一点，比起院子里的小孩，就有了些优越感。但我的钱也不是都拿去买东西吃，我特别爱去听书，五分钱听全场，享受一杯茶水，两分钱听半场，干听。我常常是干听半场，然后出来，扒在棚子外面蹭半场。听书相当于听老人们讲故事，但更精彩、更惊心动魄的是，每说到关键处，说书人总是要卖个关子，端起黑乎乎的大缸子，咕咚喝上一大口，把下面一张张紧张的面孔扫视一遍，才接着往下说，尤其是上下半场之间，刚说到“只见那刀光一闪——”便打住，就有人端盘子来收钱。凡坐在里面的人，都得往盘子里丢两分钱，收完坐着的人的钱，还要收挤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人的钱，往往这个时候，门口的人就会一哄而散。这时，说书人惊堂木一拍，暴喝一声“哪——里走！”吓得人们大惊失色，然后他哈哈一笑，说：“且听下回分解”，接着往下讲。

我记住了小时候的许多事情，唯独怎么上学记不清了，光记得入少先队的情景，因为当时宣誓我好像很激动，还有那条鲜红的红领巾，为了学会系红领巾，我表姑教了我好多遍。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护城河里洗澡，被老师把衣服抱走，把我们光着屁股从城外赶进城里的学校，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知道不好意思，在路人众目睽睽之下觉得特别难为情。一直到了学校，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才把衣服还给我们，还把我奶奶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文



革”一开始，学校就莫名其妙地停了课，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天到晚去看人家大辩论、“破四旧”。城南的校场坝边上有个庙，我经常跟奶奶去庙里拜佛，里面佛像不多，比较重要的是一尊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每次进庙都会被奶奶摁在蒲团上给观音菩萨磕头。“破四旧”刚开始，观音菩萨像就遭了殃，被一群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绳子捆绑着拖出庙，在校场坝广场上焚烧，看着以往顶礼膜拜的偶像转眼间七零八落被火焰吞噬，觉得十分迷茫。还有东关的天主教堂里，平时没见过的修女、神父被绳子串成一串，赶到大街上游斗。古城小，但凡有这类事，马上传遍全城，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热闹事，肯定要跑去围观，还要跟在人家后面抢花花绿绿的传单，努力地去读每一个字，但还是不懂意思，这并不影响我抢传单的积极性，因为传单可以拿回家引灶火。一天到晚在外疯跑，外面又乱，肯定让我奶奶放心不下，而且在外面一玩，经常忘记回家的时间，而天一黑，我就不敢走进那条回家的巷子，只好在巷口的路灯下徘徊。一会儿，我奶奶就会拄根拐杖，从黑暗里走出来，一边呼喊着我的小名，一边咒骂，并举起拐杖，做出要打我的样子，我则会一溜烟地跑回家。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喝水，揭开放在外屋的水缸，把头伸进去，做牛饮状，然后上床睡觉。有时把我奶奶气得要死，她常常威胁我，再不听话，她就要上吊，有时还真拿根绳子，做上吊的样子，这时我就会吓得大哭，抱着她的脚说再不敢了。这次说再不敢了，下回还是照旧。后来“文革”进入高潮，两派的斗争开始白热化，整座城市成了战场，整天枪炮声不断，连城墙上的古建筑三台阁都炸飞了，上面的构件掉在城墙下面的饮马池里，漂了一层。这个饮马池据说是汉王刘邦当年饮马之处。双方的武斗队员在城里拉锯，他们有点像电影里的便衣队，腰扎武装带，手提驳壳枪，在街巷里出没。我们院子有位大爷，早晨起来倒夜壶，还没走到厕所，不知从哪飞来一颗子弹，把个夜壶打了个粉碎，吓得他瘫在床上好几天下不了地。有天早晨，院子里的人家一



觉醒来，赫然发现院墙边立着个炸药包，吓得院子里的老老小小夺门而逃。城里待不下去了，院子里的人家纷纷像逃难一样，收拾点细软，门上上把大锁，携幼搀老地上山下乡，去投亲靠友，躲避武斗。我们家是最后实在是几乎连门都出不去了才搬的。开始我奶奶怎么都不走，她是舍不下家里的东西，生怕她要一走，人家会把家里的东西拿走。后来证明她的担心多余，城里武斗那么厉害，连小偷都打跑了。我们在离城市不远的乡下亲戚家住了一年多，躲过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刚刚消停一点，我奶奶就急不可耐地要回去。那时正值秋季，一天到晚秋雨绵绵，我们家房上的瓦被震坏不少，房顶上很多地方漏雨，满屋子都湿乎乎的。正是秋收大忙时节，乡下的亲戚也抽不出空来为我们换瓦，等到亲戚们闲下来帮我们把瓦换好，我奶奶已经被阴冷潮湿击倒了。

古城自古以来受楚文化的影响大于黄河文化的影响，道家香火一直比较兴旺，住民们信奉鬼神，即便是经过“文革”和“破四旧”的毁灭性打击，社会上装神弄鬼的事仍偷偷在进行。我奶奶病倒后，在求医问药的同时，我姨婆也找来了隐伏的道士为我奶奶在病床前作法，镇妖驱鬼。道士是一中年壮汉，面孔红润，留着短发，一身黑色衣裤，没有长髯羽扇，但有一把桃木剑。他念了一些咒，舞了一通剑，化了几道符用碗扣在床下面，叮嘱我们不能随便揭开后，从我姨婆手里接过两块钱便飘然而去。床底下是我储放诸如子弹壳、玻璃球、烟盒、弹弓等心爱之物的场所，自从这只碗神秘地扣在床下以后，在我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恐惧，搞得我再不敢往床下钻。这只碗就这样一直趴在我奶奶合睡的大床下面，直到我奶奶去世。我奶奶去世十分平静，时令刚进初冬，早晨我抱着我奶奶的一双小脚从酣睡中猛然醒来，屋子里一片寂静，专门来照顾我奶奶的姑妈在小床上还在熟睡，阳光透过屋顶的亮瓦恰好照在我奶奶的脸上，她的神色十分安详，在暗夜里的某个时段终结了她劳碌的一生。



奶奶去世，父亲没能赶回来，作为长孙，报丧和披麻戴孝的事自然落在我的头上。我穿着姑妈专门为我赶制的一双白布孝鞋，由生活在我姨婆家的王爷爷带领，到南山的老家去报丧。关于这个王爷爷，有必要交代几句，他最早是院子里土地庙的庙祝，解放初土地庙被游民乞丐霸占之后，他没了立身之地，自己又没什么技能，转眼就没了依靠。我姨婆早年守寡，一双小脚出来进去地做生意很是不便，一直想找个人相帮，看到庙祝老实，便把他招进家门，帮着做些力气活。他姓王，我记忆里他比较老，但特别能干，滚元宵、包粽子这类活全他一人包揽。夏天的清晨，人们还在熟睡，他的风箱声就响起来了，他要把一天销售的粽子煮出来；冬夜里，各家都挤在火盆边上的时候，他要把第二天卖的元宵滚出来。他喝劣酒，抽旱烟，喜欢吃肥肉，但却沾不得鸡肉和鸡蛋，稍沾一点，便肚子疼得满地打滚。我问我姨婆，为什么王爷爷不能吃鸡肉？我姨婆说王爷爷是童子身，是土地爷的佣人，土地爷闻不得鸡腥气。王爷爷被我姨婆招进家门，虽然我们没有亲缘关系，但从大的范围讲，他也算是我们这个大家的一员，自然是到过我奶奶和我姨婆娘家的。他带我一路步行，过独木桥，坐渡船，走了一天，进到南山里的金家湾。金家湾里的人家自然都是姓金的本家，拐弯抹角的都是亲戚，第一天在堂叔家住下，第二天便是挨家挨户去报丧。我头一天穿着新鞋走了一天的路，脚底下都打起了血泡，睡了一觉起来，脚一沾地更是疼得钻心，但这种事别人又无法代替，只好一瘸一拐地一家家跑。每到一家，见人先下跪，也不知该怎么称呼别人，就说我奶奶死了，别人赶紧把我拉起来，哀叹一番，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准备什么时候出殡，在哪儿安葬等。王爷爷替我回了别人的问讯，又赶往另一家。翻山爬坡一天下来，跑完该跑的人家，已是山里的日暮时分。又回到堂叔家住下，第二天一早便往回赶。

奶奶已经被换了一身簇新的寿衣停放在屋子当中的地上，身下是铺床的稻草，稻草是竖着铺在奶奶身下的，据说只有死人才能竖



着铺草。奶奶的脸上盖着一张麻纸，我很想看看奶奶的脸，但又不敢，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个衣着和样子都令我感到陌生的躯体。这个躯体带给我很大的恐惧，尤其到了夜晚，虽有亲戚在旁边守灵，我却根本就不敢到跟前去，为此还遭到大人的责怪，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如何如何疼你，死了你也不在跟前守一下。我根本不听，早早的，我就跑到隔壁的姨婆家里，爬上床，在惊恐中入睡。

出殡的日子到了，大人们将我奶奶抬进棺材，把她身下的稻草和一些衣物烧成灰，包成小包放在身体的四周，还放了些好像是随身用的东西，安置妥贴，在我姑妈呼天抢地的哭嚎声中，钉上了棺盖。我披麻戴孝顶着一个瓦盆走在送殡队伍的前面。听说家人惩罚不肖子孙的最后一招就是让顶装满滚烫香灰的瓦盆，虽然我表现不是很好，但毕竟还小，大人并没有为难我，头顶的瓦盆里的香灰已经放凉了，手扶着瓦盆也不烫手。出了巷子，在大人的指点下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将瓦盆摔碎，然后和人们一起，把我奶奶送到南山祖坟。就此，我结束了和我奶奶相依为命的童年生活。